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三十一 經部

大易粹言卷十八

宋 方聞一 編

☶☴ 巽下艮上

伊川先生曰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喜說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為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為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為蟲皿皿

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橈亂是為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易傳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伊川先生曰既蠱則有復始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利涉大川○先甲

後甲者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

近故勞於救亂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易傳並○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至于戊巳春夏生物之氣巳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般氣劉絢師說

橫渠先生曰元亨然後利涉大川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又曰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是也有始必有終有終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始終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

下而垂後世也又曰甲者事之首庚者變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稱庚庚猶更也雍曰甲庚之説自古失之甚至於論及辛丁為巫史之言獨伊川先生最為得也且蠱者事也事之壞弊者也故傳曰皿蟲為蠱天下之事如循環新故治亂相因而不窮也故亂則將治弊則將新理之必然者也是以蠱為已弊而大亨居前勢甚易為也利涉大川言其有為之易也易言利涉大川非剛

健之才則虛中有濟之象而蠱特言其易於有為也

觀易之爻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是以陽不過六陰不

過六而盡矣復稱七日自姤經六爻至復初九而七

也臨稱八月自復經六爻至遯六二而八也蠱之先

甲後甲亦六日之義先甲三日者蠱之先也新之終

而弊之始也至中而大弊矣是為蠱也以言乎治則

不治之時也後甲三日者蠱之後也弊之終而新之

始也至中而大新矣是為蠱之反也以言乎治則治

之時也故治為蠱之反而蠱為治之反二者之象兼於先甲後甲之中相與循環而已甲即蠱也易說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伊川先生曰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下者

也今來居於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為艮巽艮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止於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元亨而天下治者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矣夫治亂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者巽順在上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於順則何蠱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矣○往有事也者方天下壞亂

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終則有始者夫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為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憂患內萌蠱之謂也泰終反否蠱之體也巽而止待能之時也○後甲三日成前事之終先甲三日善後事之始也剛上柔下故可為之唱是故

先甲三日以蠲其法後甲三日以重其初明終而復始通變不窮也至於巽之九五以其上下皆柔故必无初有終是故先庚後庚不為物首也於甲取應物而動順乎民心也一本為事之唱法一作治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飭蠱以有事者不可以有擾故於蠱以先甲後甲言之甲者仁柔也發號施令者不可以徇人故於巽以先庚後庚言之庚者義剛也傳曰通變之謂事事往來終始如循環必至之理也故曰天行

君子察於此故先事而豫以弭於未然故能制治於未亂非知幾不足以與此後事而圖以防其將然故能轉凶而為吉非知化不足以與此三日者成數也原始要終亦推其數而已先後至於成數則无虞矣

○巽而止者飭天下之蠱義主於巽而道貴於止也巽而止則元亨而天下治矣故諸文皆以家道言之蓋當是時治大宜如小治衆宜如寡治煩宜如簡一切以柔巽自處而无意於動衆順其序而弗擾因其

情而无咈如子之任父事則觀聽不駭而害已消矣且有而為之其易耶如欲以發强剛毅勇於作為多所紛更者任是猶治絲而棼之益以壞亂而已非治蠱之道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上而柔下剛柔不交上下不相與不足與有為巽而止无健行之才不能以有為此事之所以蠱也春秋傳曰皿虫為蠱蠱者弊壞之時也先王之治蠱也如治陋室然樽櫨居楔各安所施而不

易其處則庶乎其苟完矣動而紛更之則腐者敗傾者覆不可復支矣非治蠱之道也夫剛上而柔下巽而止合二體而為蠱也即其體因其才而用之以通其變則蠱元亨而天下治矣治然後可以往有事也周之宣王承厲王之後天下蕩蕩无綱紀文章蠱已甚矣宣王勞來還定安集之而已初非有為也其卒也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此既治而往有事之謂也

既治矣終於无所事而欲復文武之境土成中興之功不可得也自蠱元亨至此易説

白雲郭氏曰否泰反其類者也而蠱之於泰亦有相循之義焉然泰之道大蠱之事小雖不能如否之反而泰之後先蠱而後否聖人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是以有治蠱之道焉此商宗周宣之所以興也先儒謂蠱自泰來剛上而柔下是也知蠱之極而治之則有治无亂故後甲三日之後元亨而天下治也蠱

之時也為易圖宜往有事故利涉大川先甲後甲則
天行終始之道循環然耳易於泰言其命亂於蠱言
天下治皆先甲後甲之常也故聖人於蠱弊之時未
嘗憂其不治特患幹之无其人耳知其道得其人治
天下可運諸掌也觀傅說之戒高宗曰事不師古以
克永世匪說攸聞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无愆詩
人之美宣王曰復古也天下喜於王化復行也復文
武之境土復會諸侯於東都也觀是二者則知蠱之

道特在於除前人之弊復先王之法而已盖无創業垂統之多難也易說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明道先生曰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无它為二者為已為人之道也為已為人吳本作治已治人劉絢所錄○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後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顯道所錄

伊川先生曰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已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易說

龜山楊氏曰山下有風振物之象也蠱之時以振民為先振民以育德為本衛文公之營楚丘至於騋牝三千乃在乎秉心塞淵此之謂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窪則盈弊則新者事也弊不新成則无

弊无新不成不敗也以此御彼則君子之所患聖人有不患也象春秋傳曰於文皿蟲為蠱在周易女崇男風落山為蠱巽為長女艮為少男長女從少男惑也風在山下落也以人言之亦風俗之大壞也故觔曰㠯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則當斯時也其振德之者固必有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女崇男風落山為蠱女從男惑也風在山下落也以人言之亦風俗之大敗也故必

有振德之術焉雍曰蠱自泰來是泰之道弊而為蠱也夫泰之所謂地令弊而為山矣所謂天令弊而為風矣天地之道弊而為山風之事矣道弊於事大弊於小君子弊於小人安得不振而起之也哉此君子所以振民育德也能振而起之以復於泰是以元亨而天下治也不能振之日入於頹弊之域此所以否而不反矣振民風象育德山象也易說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

承考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內在下而為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一无而字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為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

乃備見為子幹蠱之大法也○意承考也者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祗敬其事以置父於无咎之地常懷惕厲則終得其吉也盡誠於父事吉之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下不係應於上如子之專制雖意在承考然亦危厲以其柔巽故終吉易說

廣平游氏曰初六才不足以應宜不足以幹蠱而能考无咎者以柔巽為體而意專於承考也意承考者

子道之正也故爻稱為有子況夫一家之事固不煩而初亦未廣也持吾承考之意以從事則何事而不濟耶書曰罔曰弗克惟既厥心意在於承考斯能盡其心矣人心其神矣乎能盡其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才之不足非所患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柔在下无克濟之才而居幹蠱之任意在承考而已非父子之懿也而惟父之從必有陷於不義者能无咎乎故有子之考然後无咎夫先意

承志諭父母於道唯賢者能之見志不從又敬不違然後為孝故厲乃終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蠱非創始之事蓋嘗作之而弊者弊而改為則治矣非若屯難之難濟否塞之難傾也故雖初六柔弱之才亦能幹焉蠱實家道蓋承父巳基之事又非去故而鼎新也能幹父之蠱則有子矣有子則考乃无過雖有涉川之危亦終吉也況非危事者乎考无咎若武王言惟朕文考无罪同意而初六非

武王之才德耳意承考者善繼父之志也易說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九二以剛陽為六五所應是以剛陽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為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一有母字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

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
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
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
道也又安能使之為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
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為乎
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
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羲
黄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

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蠱之道也○得中道也者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中用巽以剛係柔幹母之蠱得剛柔之中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九二處多譽之地才有餘而道不失中固衆譽之所歸六五因衆譽而用之則人情莫不悅服彼其才足以任劇而以中道承柔中之君則其君且仰成而繼志述事有餘地矣然譽在下而上不忌

者得中道而承以德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五以陰柔之質止乎上二以剛明之才應乎内幹母之蠱也幹母之蠱門内之治恩掩義故不可正正之則有不勝其責者故子之克家包蒙納婦而後吉臣之事君亦如是而已苟人君无剛健之才輔之以大有為之事鮮克濟矣齊王問好貨好色孟子務引之當道而已不逆其欲也貨色非人君所宜好也一以義正之則齊王不勝其責矣故孟子之

言如此夫謂吾君不能是不敬其君也故以幹母之蠱明之知此其知所以事君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蠱之柔在內事之所以起剛在上蠱之所以飭也不任其剛而柔以濟之不徇其內而剛以制之此有其事而有其治所以終至於无事也以斯道處斯時所謂元亨者也况九二幹母之蠱者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六以陰承陽故言幹父九二以陽應

陰故言幹母然九二以剛强之才而幹陰柔之事方之初六有餘力矣不可固守剛强以盡用其才也惟九二能得中道故克幹焉貞本幹事之德而九二不用者蠱之時易為力適中足矣不可過也易說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

體雖剛過而不為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咎也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義如初六小有悔者以其剛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子職以順父之為正九三剛過中於子職不能无小悔然其才足以幹蠱雖有悔无大咎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幹蠱之道欲知其弊而順治之耳固不必經綸之大才也不順其弊而治反更張作新未嘗不至於變亂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九三之才已過矣然不至於大悔終无咎者盖所幹之蠱遵前人之法而已宣王之詩有箴規是為小有悔也易說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寛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以四之才守常居寛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裕父之蠱不能為父除患能寛裕和緩之而已以柔居陰失之太柔故吝貞固乃可幹事以

柔致遠往未得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柔順而不中无幹蠱之才裕父母之蠱者也天地萬物父母萬物裕於天地人子之於父母則異乎此矣父裕於子可也子不可裕於父裕父之蠱則往宜見吝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幹蠱之爻多无大才以弊事順治不用過也過則有害非幹蠱也然才之過者九三而止耳亦无大過也其不及者六四是已以六四陰柔不及

之才猶能裕父之蠱則知治蠱不為難也裕父非幹

也能因其基而增益之耳或往幹之則見吝矣蓋才

力太柔未可往故也繼體守文之治似之易說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

下應於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

賢而倚任之然已實陰柔故一作固不能為創始開基

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

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一有信字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承以德也者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并易傳

橫渠先生曰雖天子必有繼也故亦云幹父之蠱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五履尊位而无剛健有為之才酌先祖之道而行之可也故以幹父之蠱言之用譽非過

矯以近名也承以德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以柔順中正居尊位盛德之君也幹蠱有餘裕矣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故也觀成王之時作詩者嘉美之喜樂之安樂之其詩有曰顒顒昂昂如圭如璋令問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所謂用譽承以德者也幹蠱之美不可以有加矣易說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一无應字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一无亦字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

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一无知字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志可則也者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於世務不臣事於王侯盖進退以道用捨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為法則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隱居以求其志故可則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一卦之外而无應於内非幹蠱之任

也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方女之崇男風之落山風俗之弊日入於大壞而不能振也故於斯時豈无道以興起之哉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當紂之時居北海之

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故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故於蠱也始以柔巽而將之又以剛中而制之終至於教不足以率之刑不足以禁之非其德可以忘世其道可以高人不為事窮不以物累不如是曷足以振之哉故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非獨於斯時也可以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聞之者又豈止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而已耶此許由務光見取於唐虞盖有時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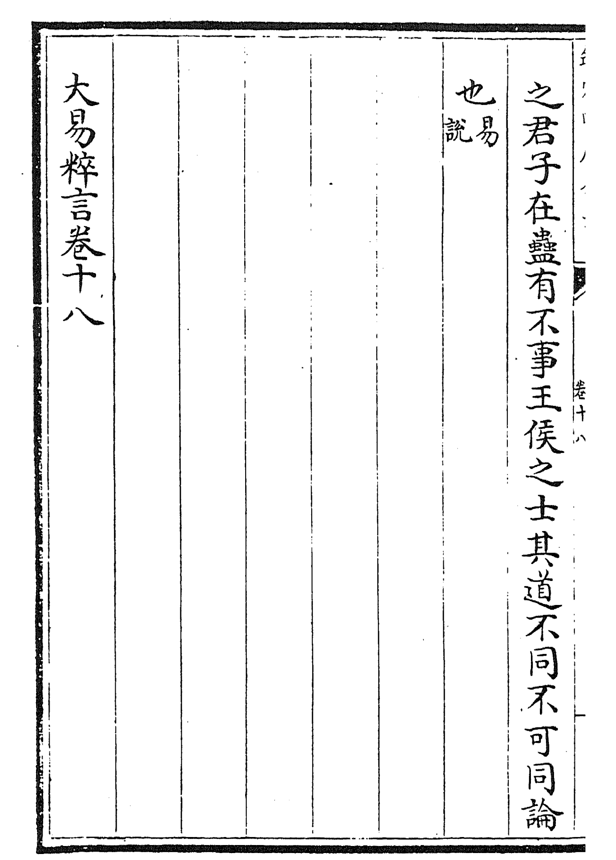
尚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故曰伯夷聖之清者也當蠱之時非其德可以忘世其道可以高人不為事窮不以物累不如是曷足以振之哉雍

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王非固為異也救一時之弊耳知此故足以興道不知此雖歷舉三代之政其治道愈遠矣孟子言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為行不同而同歸於聖者所以救弊之方在時有不同故也蠱之時天下事弊人知幹治為急而不知幹治之弊又有甚焉是以捨本源循末流風俗鄙陋委靡而不振去道日已遠矣此不事王侯高尚之士所為作也高尚之士豈直以不事王侯為高哉蓋

必有其道焉非捨簞食豆羹之義也方蠱之時大道不明王侯之賢者知趣事赴功而已非獨不知道之大全而用之也亦有以道為不切時務而不用者多矣如是則高尚之所守乃當世之不用而王侯之所務或高尚未嘗容心焉故高尚之士既不能屈道伸身則王侯不可得而事也王侯不可得而事而人謂之高尚其事亦宜矣在君子則盡用舍行藏之道夫何容心於高尚哉是以天下既又弊於幹蠱非夫人

孰能振之蠱之上九既无絶物之過又无屈道之累其用舍行藏之志是可為法於天下後世矣此孟子所以稱伯夷為百世之師也不然雖不仕如荷蓧狂歌如接輿放蕩不法如莊周為我无君如楊氏皆流浪不反其自為髙尚以欺世俗耳目則有之君子未嘗有取焉故孔子不能為素隱行怪而孟子深鄙陳仲子之為廉也非夫伯夷之聖使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又安能振蠱之風也歟易於否有曰貞



之君子在蠱有不事王侯之士其道不同不可同論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三十二 經部

大易粹言卷十九

宋 方聞一 編

䷒ 兌下坤上

伊川先生曰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為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為臨天下之物密近（一作通）相臨者莫若地與

水故地上有水則為比澤上有地則為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為義易傳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〇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於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

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盖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並易傳

○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周行已錄

橫渠先生曰臨言有凶者大抵易之於文變陽至二便為之戒恐有過滿之萌未過中已戒猶履霜堅冰之義及泰之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皆過中之戒

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臨以大臨小上臨下為義序卦曰臨者大也蓋臨為大而所臨者小故也元亨利貞天地生物之大德澤下於地施生物之德故臨具四德也自一陽生而為復長而為臨凡八變而得遯遯臨之反也有臨之大亨是以知遯之有凶也有凶不必凶至蓋有凶之理也與隨有獲其義凶同意易於臨言月於復言日者日月皆一也論天道則稱日論人道則

稱月從其類也堯典言日中日永稱日也仲春仲夏稱月也日之所次月之所周皆為一月故後世為月令者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雖别言之合而言之其義皆同易說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伊川先生曰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兑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

得正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兊為説説乃和也夬彖云決而和

○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為之戒云陽雖方長然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為君子陰

為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為之誡使知極則有
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於滿極則无凶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復陽始生也五陰在上小人衆而君子
獨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也故動而以順行朋來
乃无咎臨二陽朋來也浸而長非暴為之也剛方長
之時恃剛以臨之則勝復作而亂之所由生也故説
而順剛中而應臨之所以大亨以正也夫説而順合
二體言之也剛中而應以九二之才言之也而臨之

大亨以正此盖天之道非人所能為也至于八月有凶者自臨至遯凡八月也遯二陰也以二陽進而為泰則二陰進而為否可知矣故言八月有凶知其消不久也夫陰陽之往來相為屈伸盖天地常然之理不能相无也故雖治世不能絶之使无小人君子能於幾微之際預為之防而已夫姤陰始生也而初爻曰繫于金柅盖柅之使无行也至於二陰浸而長則必至於否矣尚如之何哉有遯而已矣故言八月有

凶欲其預為之防也非夫知微知彰其孰能與於此

自臨元亨至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一卦之象言之二陽之生為臨其生不已也故曰剛浸而長不言陽而言剛者以初九九二二爻言也自内外二卦之象言之則曰說而順自九二成卦之文言之則曰剛中而應順者順天之道而說萬物也九二剛中之德足以有臨其有不大亨以正者乎且剛柔之義相反以相生故泰中有復否

中有傾而臨之中有八月之凶也君子知幾之義欲其辯早而思其亡之戒也易說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伊川先生曰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於民則有教導一无有字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為

无窮无疆之義易傳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臨人非以力制之也亦教之容保之而已此坤澤之象也教而稽其弊故无窮容保之无遠邇之異故无疆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之澤謂之澤地之澤亦謂之澤皆以及物為功故澤為說也猶坎之水在上為雲在下為雨在地為水具三者之義斯為坎矣坎之為水本周流轉注淵深莫測而已及其為澤皆兊之功也然其

道亦相須焉此坎為險而兊為説之意也觀雲雷為屯雷雨作解澤地為萃地澤為臨則知臨之及物至矣是以有元亨利貞之徳也君子法之以教思无窮充澤之利也保民无疆充地之容也不如是不能大不能大則不足以有臨也易説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伊川先生曰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於陰四應於初感之者也比它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

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為當位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它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為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為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一作時）也○所謂貞吉者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九居陽爻應四之正其志正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臨為剛長已志應上故雖感而行正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陽浸而長其勢足以有臨矣而上下感應以相與咸臨也初與四皆居得其正故正吉夫剛方長盖以大臨小之時也然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初在下屈已以應上亦志行正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故初九九二六四六五皆有焉雍曰咸感也感之而應也初九以此道正而吉无它求焉可謂行正之君子也諸卦皆感而應也獨臨觀具與求之義者盖臨者求也臨

之者與也童闚求也大觀與也易說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伊川先生曰二方陽長而漸盛感一作咸動於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為无所不利也○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蹠之所樹歟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

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巳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説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説順也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非咸則有上下之疑有所不利易説

廣平游氏曰君唱而臣和禮之正也若臨之九二以剛中之才任六五之眷倚則有從道不從君之事矣

故象以為未順命至於為上為德而君臣一道則上之所唱豈終不和耶故以未順言之○咸臨吉无不利者二與五以同德相與至誠以相感而无私意也其順之實固已見於未命之前矣故曰未順命也猶言未占有孚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二剛浸長而上應六五中順之君所謂說而順剛中而應也故吉无不利然九二以剛中之德而位乎下位雖君臣以德則子事我者也故欲

有謀焉則就之召之則不往未順命也未者非遽然之辭學然後臣之終則順命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雜卦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故初九九二六四六五皆有焉故曰咸臨也方剛浸而長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何事於感而行未順命者言君命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中有應為一卦之主方剛長之時權獨在己而能感中順之君以求應焉斯吉无不利矣

未順命者有獻可替否之義非獨順命而後利也盖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故舜之戒禹曰予違汝弼汝无面從退有後言六五中順之君在上故九二未以順命為吉也易說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一无而字以甘說臨

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兌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已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强勉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體說乘剛故甘邪說求容而以臨物安有所利能自憂懼庶可免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不中正居説之極甘臨也以姑息臨下而不以德无往而利矣易説

白雲郭氏曰以柔而居不中不正之位是以不正之道甘而説人者也安足以有臨乎无攸利者也剛長泰來又豈容小人以邪説誣民而充塞仁義也哉能知時之變懼而憂之可以補過矣易説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

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无咎盖由位之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陰居陰體順應正一作盡臨之道雖在剛長可以无咎易說

廣平游氏曰臨之六四為至臨者應下而順上守之

以正以臨其民則民敬而從之是其為臨也可名於至矣然多懼之地而才不足以有為非若六五知臨之大也故稱无咎而不言吉適當其位而已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初皆當位誠意以相與至臨也故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之居四柔之至也初以至剛而感四以至柔臨之以至柔臨至剛无乖爭之變是為至臨然位則當然也知當然而然則不失剛長之道故无

答易說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巳以

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於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也并易傳

橫渠先生曰順命行中天子之宜易說

龜山楊氏曰中庸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人君之聰明憲天而已非以小智自私也故明四目達四聰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此舜所以為大

知也歟人君之知孰過於是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臨人之道知柔以臨之无剛以制之不可也知剛以制之无柔以接之不可也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惟六五能盡之矣故寛而有制從容以和知柔知剛者也方剛長之世而接之以柔知天道之行戒之以早知微知彰者也故萬夫之望宜以君臨者也詩云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其是之謂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聖之事也大君之宜也何往而不吉也舜之大智是也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行中之謂乎非行中蓋不足以為大君之宜矣中庸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洪範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皆行中也易說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

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為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志在内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易傳並

横渠先生曰體順則无所違極上則无所進不以无應而志在於臨故曰敦臨志在内也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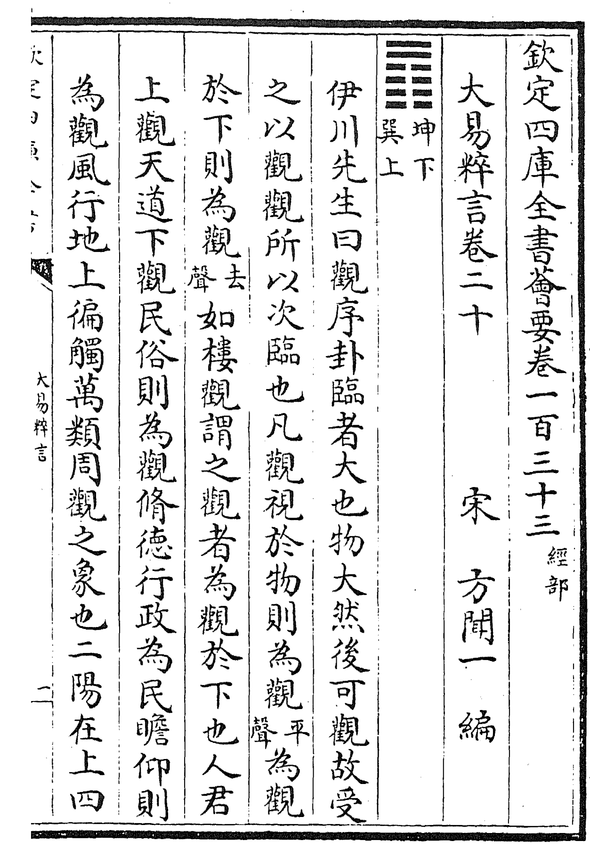
龜山楊氏曰上六以陰柔居上卦之上而无應於內處順之極不以勢臨下而志在於從剛厚之至也故曰敦臨吉然柔不當位宜有咎也以其吉故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敦臨之道其盡臨之所以為臨者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感而應理之常也无感而志在內者蓋二陽方進為君子道長之時不以尊高自居而有下賢之志是厚於君子而薄於小人德之盛者也其

有敎臨之吉宜矣以一身言之則可獲吉以臨之道論之是无咎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三十三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二十　　宋　方聞一　編

䷓ 坤下巽上

伊川先生曰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為觀平聲為觀於下則為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觀脩德行政為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

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唯取觀見隨時為義也易傳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伊川先生曰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一无之字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

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

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

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一作常莊嚴一作敬

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

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盥求神而薦褻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盖求鬼神於

幽陰之時未致其文於此而能致誠以格鬼神則自

灌而往其威儀度數足觀矣若不既其實而徒以繁文從事何足觀乎故孔子嘗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二簋可用享其不貴物而貴誠如此語解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誠意所寓故也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所言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无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是以必由也語錄

白雲郭氏曰鬼神至幽也人至明也聲臭之所不能交也聖人設為祭祀寓之誠心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道也天地鬼神尚且弗違況人乎故盥而不薦一示於上則有孚顒若必見於下觀而化也

馬氏曰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郊特牲言周人既灌然後迎牲祭統曰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祭必先灌而後薦腥薦熟方灌之時其道一於誠而已非若薦之託物也灌者祭之本也薦者祭之末也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為有司可備之禮也故自灌而往孔子不觀蓋君子惟誠之為貴之義也夫誠之感人不行而至故方盟之時欲誠於求神初非有意於化天下而天下觀之者感其誠而顒肅之心自生焉惟其不期化而自化此所謂大觀之道使聖人有意於化民是教以化之非大觀之義也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豈非誠之所感天地鬼神不能違況人也哉易說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下也○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一作仰觀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天道至神故曰

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並易）

傳

橫渠先生曰內順外巽示民以順而外從巽此祭所

以為教之本故盥而不薦中正以觀天下又曰大觀在上皆謂五也凡言觀我生亦皆謂五也天不言藏其用而四時行神道如盥而不薦之類盥簡潔而神薦褻近而煩也○有兩則須有感然天之感有何思慮莫非自然聖人則能用感何謂用感凡教化設施皆是用感也作於此化於彼者皆感之道聖人以神道設教是也并易說○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

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隂陽之氣而已

矣正

蒙

廣平游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蓋天下之化非有資於號令之鼓舞也刑賞之懲勸也一於誠而已誠至則天下徯其志而從之如恐不及矣故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先王之化民豈能拂其所有而與之以所无哉亦曰順以巽而已中正民之性也順其性而入之則將淪肌膚而浹骨髓矣下觀而化自

然之理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陽在上居中履正而得尊位下之所觀也故曰大觀在上盥者酌鬯求神之時也祭莫重焉貴氣臭而不以物誠一而已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故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夫其為物不貳其生物不測天之神道也而四時不忒以其誠无息而已聖人觀天之神道而設教亦惟誠而已○天下服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意誠心正而天下治率此道也易說○盥

而不薦初未甞致物也威儀度數亦皆未舉而已有孚顒若其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有在矣又云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蓋求鬼神於幽陰之時未致其文於此而能致誠以格鬼神則自灌而往其威儀度數足觀矣若不既其實而徒以繁文從事何足觀乎故孔子嘗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二簋可用享其不貴物而貴誠如此又曰古人所以交神而接

人其道一主於誠初无二也故曰明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本无二理故所以感之者亦以一理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所謂神道誠意而已誠意大德也 語錄

兼山郭氏曰在下而觀上謂之觀童觀闚觀觀國之光是也在上而眂下謂之觀大觀在上觀我生觀民是也故在下者觀上之好惡而風知所移在上者不求於下至誠以示之而已故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

正以觀天下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之成卦二陽在上四陰在下所謂大觀也坤下而巽上所謂巽而順也九五得位而應焉所謂中正以觀天下也聖人在上无思无為以治天下何事於精神心思之所及哉至誠以示之而已故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況萬民乎故垂衣拱手不下袵席之上而天下化者誠以先之也故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也經

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誠之本也至於薦也備物而將之末也且天之神道四時見之矣其升降之運本之一氣一氣之運本之於一誠故八卦之變起於中孚非誠則不能也聖人之神道見於教化教化之成敗見之於風俗風俗之所自出於上之誠信故知遠之近知風之自則有至於无聲无臭者矣彼刑名度數曷足以明之故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予知其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其所以為貞觀者何乎易簡而已矣天之生物也不期於生而萬物以之生地之成物也不期于成而萬物以之成孰為之主張孰為之或使莫之令而常自然葢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一者誠而已故聖人之治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中正以應之而已故曰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貞則亦誠而已故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也夫誠之為

道也至矣則何施何為而可以臻于此乎盖君子内省不疚无惡於志其所不可及者唯人之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篤恭而天下平也三代之盛時正月之吉布治於邦國乃縣治象之法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及其衰也治象之法未廢也而治亂之迹如是之不同何也誠與不誠之效也故曰至誠如神鬼神之為德也視之而不見聽之而弗聞使天下齊明盛服以承其祭

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故天之神道聖人之神道推此可得而知之也嗚呼二帝三王遠矣吾於此猶可觀焉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觀在上以巽順之德居中正之位初未嘗有心於示人也其誠明之著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有不可揜者焉亦猶聖人有以示之也觀之者至於不期化而自化是之謂神道神道之謂大觀且觀之天則天亦无所示也特四時不忒而已

因四時不忒而萬物自生自化故知四時不忒是為天之神道由人言之亦曰天之大觀也聖人大觀其道同天則下觀而化也宜矣曰設教者天无教聖人主教雖以不教教之亦曰設教可也帝堯之則天孔子欲无言皆是道也乾卦言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天之神道其及物如此而已然彖因卦辭盥而不薦明一卦之全體盡巽順之道以居中正故曰大觀九五言一爻之義能巽而已故反諸其身為觀民之道也

卦辭彖辭明其大者象與爻抑又次焉是亦取義不同也卦之名不曰大觀者以上下大小之觀无不兼統而言故獨曰觀而彖則首明大觀之義也易說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伊川先生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風行地上省方之象也先王之省方无非事者所以觀民設教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風之為物初不知其生化萬物也而風行地上萬物自生自化猶大觀在上下觀而化故為觀之象也省方觀民設教伊川謂如奢則示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禮王制言巡狩之禮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此省方觀民設

教也彖言神道設教天下不知所以然而然觀民設教則其迹可見矣所以為王者之事非盡彖之道者也易說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一作其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

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所觀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所觀者末小人之道施於君子則吝易說

廣平游氏曰夫先王豈以其術智籠天下之民而愚之哉蓋道无方也反而觀之則无已泛而觀之則无物虎豹得之而猛噬蛇虺得之而毒螫厚者見之而為仁薄者見之而為惡觀老子之學變而為申韓則

民不可使知之理可見矣蓋其氣質或不良而竊窺其端倪則適足以逞其不肖之心而已此小人之童觀所以无咎也語解

龜山楊氏曰初以陰柔在下而遠於陽明不足以視遠矣童觀也童蒙未有知者也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乃其常分耳大觀在上而小人以童觀未有咎也君子宜知之者也而以童觀則可吝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觀之初以柔自處未見其有立童觀

是也童則蒙而无知小人道也小人能用童觀則內无剛戾之性外无強暴之行惟知觀人而効之者也何咎之有君子以設教立道為事反同小人之觀不亦鄙乎故曰君子吝初六小人之觀也六二女子之觀也三四君子之觀也易說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伊川先生曰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闚覘之觀耳闚

覘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一作盡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為貞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則不失中正乃為利也○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大道而僅一有能字闚覘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得婦人之道雖正可羞易說

龜山楊氏曰大觀在上而二以陰柔之質在下卦之內五之宗廟之美室家之好非二之所能見也闚觀而已夫視不出乎閨門之內為女子之正則利矣居大觀之時而為女子之正是亦可醜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闚者觀之小道也六二柔順居中女子之象也而見應焉故利女貞所謂可醜者非女子之醜也君子為闚觀則醜也男女吉凶不同故恒卦曰婦人貞吉夫子凶則此利女貞者固知為男子之醜

也故初之象言小人道則知君子必吝二之文言利女貞則知男子可醜不然柔順居中得其正應何醜之有易說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无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為出於巳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

无悔咎一作吝以能順也○觀巳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於失道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觀上所施而進退雖以陰居陽於道未失以其在下卦之體而應於上故曰進退易說

廣平游氏曰觀六三觀我生進退者省諸巳也度德以就位量能以任官也九五觀我生者驗諸民也所以審好惡而察治忽也夫如是則興事造業无過舉矣故无咎此在上位者與德稱而志在民者之所為

也故特稱君子以别六三也若夫上九之觀其生則觀其時之施設也此有君子之才而无其位身在畎畝而志常在君者之所為故亦稱君子而象因其有觀以知其志未平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五以中正之德觀天下之所宜觀也六三上應於九而居非其位能量已以進退雖未得正未失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順而應上可以進也柔不當位可

以退也觀我道之可進而進可退而退則為不失進退之道矣雖孔子用舍行藏孟子得志不得志之説不過如是而已易説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伊川先生曰觀莫明於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

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自守者蓋時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

豈君子之志哉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非常之遇也一无也字所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賓也尚謂志尚其志意願慕賓于王朝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柔巽而以陰居下賓之必无過也故利下一作陰易說

龜山楊氏曰大觀在上國之光也而四近之則觀國

之光宜賔于王矣蓋四大臣之位人主之所尊禮也故謂之賔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六三觀我生進退量力度德而後進也六四以量力度德為未盡則又觀國之光見其有禮也見其多賢也然後利賔于王蓋君子難進而易退也如是而說者乃謂賔有不純臣之義舜賔于四門豈皆禮其不純臣者邪蓋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則孰无賔之義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古之人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孰无賓之義乎雍曰君之光莫光於有德國之光莫光於用賢六三遠君方且自觀其身而圖進退四則處近君之地已進而觀國者也國有光焉非利用賓于王之時乎蓋无進退之疑也或謂賓有不純臣之義夫忠臣嘉賓賢有德之稱也易說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

繫乎已而已觀已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已之所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為政治未善不一作未能免於咎也○我生出於已者人君欲觀已之施為善否當觀於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已之道是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觀我所自出者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五以中正觀天下而天下之所觀也

故得失驗之民而後見欲觀我生觀諸民而已矣苟有失焉其過可補也故君子无咎易說○道雖本諸身得失則驗之民而後見故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語錄

白雲郭氏曰九五尊位大中居大觀之位未嘗責天下以必化惟觀我道之何如耳天下入於君子之塗我之道得也故无咎是觀民所以為觀我生也中庸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又曰失諸正鵠則反諸其身皆九五觀民之道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人有士君

子之行皆天下為君子之時也_{易說}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以剛陽之德處於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已者德業行義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

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謂安寧也並易傳

上九以剛陽之德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不居位為衆人觀仰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為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巳无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无所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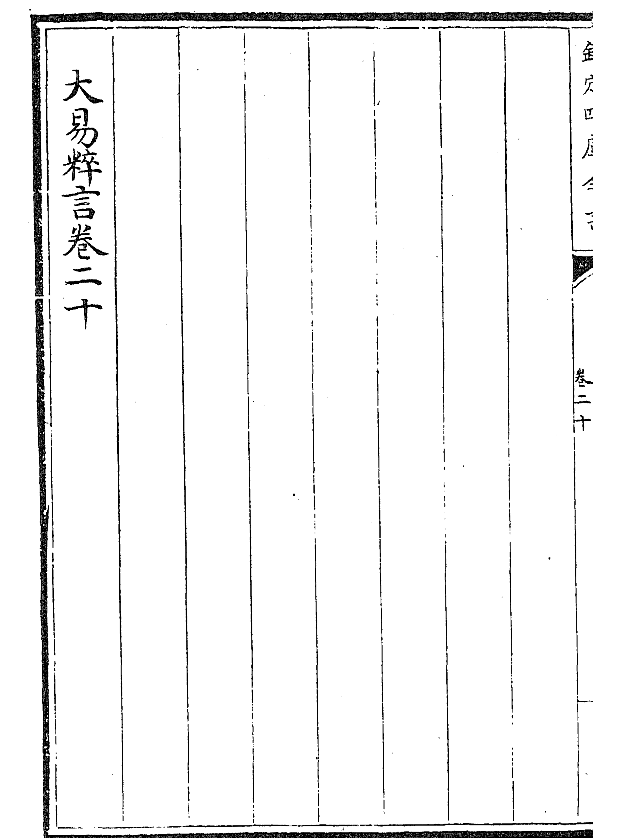
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素隱獨善者異矣語錄

横渠先生曰以剛陽極上之徳居不臣不任之位以觀國家之政志有所未平也有君子循理之心則可免咎俯視九五之為故曰觀其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一卦之外賢人无位而為天下之所觀也能觀巳之動出而補其過則无咎矣曽子之三省是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九道之巳成處觀之極不當其任者

非若小人女子之童闚又无進退之疑无賓王之利者也故觀其生九五之君六三之臣皆在所觀也志未平者上不能忘君下不能忘民猶有心於觀焉故君子居之則无咎是以聖人慎於在上之觀必觀天而設教者以此易說



大易粹言卷二十

謹案卷十八第十七頁後三行裕父母之蠱者也

刋本蠱訛裕今改

卷十九第六頁前八行本周流轉注淵深莫測而

已刋本注訛往而訛之並據郭氏易說改

第十頁後一行兌性既說刋本兌訛无據程子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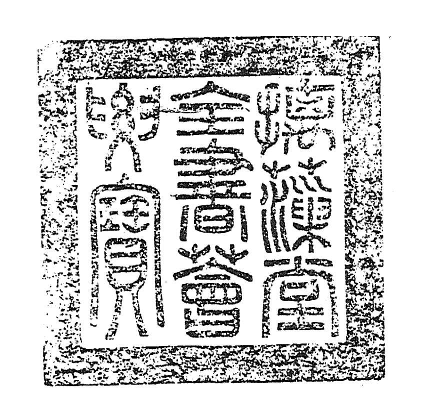
傳改

卷二十第六頁後七行不如西鄰之禴祭刋本如

訛女今改

第八頁前六行故知遠之近刋本知訛无今改

第八頁後四行孰為之或使按或字疑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魏綿曾